

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八十周年。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主席出席了5月2日和23日座谈会并

《讲话》的早期版本《文艺问题》

韦 决

作重要讲话,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引言”和“结论”两部分,合起来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这是此次会议的最大成果,是我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划时代经典文献。我手头这本泛黄的《文艺问题》,则是《讲话》早期版本之一,弥足珍贵。

这本《文艺问题》的封面是灰色土纸,只有书名“文艺问题”四字,是竖写的毛笔行书,扉页共四行,横式从右读到左,第一行“文艺问题”,第二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面第三行“1943.10”,第四行“延安解放社出版”,四行字的外面加了长方形的花边框。正文全部繁体字竖排,也是从右读到左。封底前是版权页,从右到左共分五行,有“文艺问题”“著作者毛泽东”“出版者解放社”“售价五

元”“一九四三年十月出版”,上下各以花边装饰。全书除封面和封底,内页共二十页四十个页码,扉页和版权页各占一页两个页码,正文占三十

六个页码。三十二开本,以土纸印刷。拿在手上,绵软轻盈,十分朴实。从出版专业来说,它具备了书籍出版的基本标准,是一本完整并符合面世的正式出版物。

拿在手上细看,发觉这是一册难得的抽印本,颇感惊喜。抽印本是从一部较大著作中选取一个篇章或一部分内容,用原书纸型版单独印刷出版的书。这册单行本的正文页码不是从“1”开始,而是从“317”起始,至“352”结束,共36个页码。

这就说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和《整风文献》。从1941年起,延安开展了两大运动,一是大生产运动,一是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中,专门出版了《整风文献》,《讲话》是《整风文献》(订正版)最后一篇压轴文章,从“317”页开始,至最后一页“352”结束,这与《文艺问题》的页码是吻合的。解放社在当年10月,正是利用这册

《整风文献》的铅字纸型版,特地抽出最后一篇《讲话》,另加封面、封底和扉页、版权页,因带有试印性质,装饰设计颇为简单,并以书名《文艺问

题》投入抽印本的印刷。可以说,这是一种既快又省的简便印刷方法。

有不少资料说,解放社在1943年当月利用《解放日报》排报间排好的现存版面,采用“通改报版”的方法,正式印刷出版《讲话》第一个版本,即“解放社本”。这样的说法传播较广,容易以讹传讹。从常理看,在手工作坊式的铅字年代,报纸的铅字排式与书籍的铅字排式不一样,尤其在印刷水平较为原始的延安岁月中,一个个拣出相应铅字,排成字句甚为不易。看过铅字排字房的人都知道,书籍和报纸两者版式大小和字数都不一样,是无法改动通印的。延安《解放日报》是大报,刊登一篇长文,铅字排版要分栏,短文章分两三栏,整版文章可分五六栏,这样排版才显疏朗。但报纸的铅字纸型,没法改印书籍。这个印刷技术问题在那个年代难以解决。所以,“解放社本”的《讲话》是以《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为蓝本,重新按书籍开本排字,方能上机印书。它较《文艺问

人的一生,饱经世事,有些事、有些话,会让你如鲠在喉,却出于善意或种种思虑,当说未说。于是,有的如过眼云烟,飘渺无际,变成记忆空白;也有魂牵梦萦,如缕不绝,随漫漫岁月化作一声叹息。

朋友张君与晓娟、雯雯是初中同学,年轻时一起去安徽某农场的一个连队,三人经常形影不离。后来,晓娟、雯雯上调到某市一家工厂,张君去了另一个城市,与两位女同学断了联系。有次雯雯回沪探亲,回来



九霄逐梦

(中国画)

瞿剑宛

题》有所改进,前面多了《解放日报》编者按语,设计了套色封面等,这样更为美观。因为是重排铅字,有两处排错了,此书发行时,附有一张“勘误表”。这样,其印刷耗费的时间就更多些。虽然版权页上两书都是1943年10月,但因《文艺问题》是抽印本,从印书籍的铅字纸型板中直接取来印刷即可,不需重排铅字、人工校对等。虽在版本上略显简单,但时间上更迅速。也因为抽印本,此书印数不会太多。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都藏有这个版本,并注明:“1943年10月延安解

放社版”。所以说,解放社在当月《解放日报》发表《讲话》后,仅用十余天就很快印刷出版两种内容相同、书名不同的版本,其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讲话》正式发表后,在各解放区被广泛翻印,山东《大众日报》社、西北抗战书店率先印出单行本,准中新四军《淮海报》社等先后有三十七种版本的单行本。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社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此书。1946年2月,香港灯塔出版社翻印此书时,也取《文艺问题》为书名。这个简洁的书名,与解放社的抽印本书名完全相同,有着一脉相承的因緣!

却绝口不再提张君了。晓娟不好问,只隐隐地觉着雯雯与张君在性格、爱好方面并不合适;自己与张君都喜欢看书和写作,以前也很聊得来,可眼下怎好去影响他俩?

光阴荏苒,三个老同学天各一方。20年后,张君子然一身去了国外。又过去30年,回国的张君已两鬓如霜,依然单身。某日,他忽然通过微信告诉晓娟“那年去你们工厂,我就是来找你的!”晓娟心头重重地咯噔了一记,愣怔半天回道:“为啥今天才说?”

三十年后的告白

甘建华

张君忽然来到厂里,指名道姓打听找到了晓娟。单纯的晓娟不假思索,把他带到了雯雯处,为成人之美,还故意与他俩保持着一定距离。张君离开后,雯雯再遇到晓娟时,

做了决定。

彼时百废待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各界的共识。这个知识,当然是科学技术知识;这个人才,亦是科研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因而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一天下午,我正在厨房里干活,听见走廊里有邻居在议论分班,有人提到我的名字,讲:“伊么,考考文科!”

还有一件事。看罢电影《甲午海战》,我

“考考文科”

孔 曦

为清政府的腐朽、清朝科技的落后和邓世昌的悲壮痛心疾首。联想起电影《创业》,不由得热血沸腾,立志当一名为祖国开采石油的工程师。

母亲是小学教师,她的一位女同事读了我写的作文,力劝我报考文科。我主意已定,更加奋奋。只记得,自己装订的草稿纸写完了一本又一本;钢笔墨水用干了一瓶又一瓶;右手中指上的老茧生了一层又一层。炎热的夏夜,没有电风扇,屁股上生出了痱子。父亲和弟弟在前房间看电视,我在隔了



茄子是极为家常的食物,在我的认知里,它几乎总是和青椒一块儿出现。妈妈每次做了青椒炒茄子,总会说,茄子要油多才好吃,今天也放了很多油。她说这话时我还小,20世纪80年代,油是金贵的,如今人们尽量少吃油,却是为了健康的理由。

另一道青椒茄子不用油,由爸爸负责制作。质地厚实的大个儿青椒和茄子放在蜂窝煤炉上烤到外皮焦黄,等热度散掉,去皮,撕成条,用蒜末、辣椒、酱油和醋拌了,是夏天爽口的凉菜。多年后在滇菜馆吃到擂辣椒茄子,我才知道这道菜可以变得如此有仪式感:服务员端着镬钵上来,现场捣拌一番,煞有介事。

茄子在沪语念作“落苏”,听着有几分雅。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说法不一,或是吴越王钱镠为避“癩子”谐音,或是“酪酥”的谐音。卖馄饨面盖浇饭的平价上海餐馆,通常在收银员身后有一整面墙的菜单,其中必有茄子煲,茄条和肉末浸在油汪汪的红烧汤汁里,配饭特别好。这样狠手下油的菜,一般也不会在家里做,想吃的时候随便找家小馆子,味道都不坏。

等到独立生活,青椒茄子也成了我的厨房常客。主要是做起来简单,不像绿叶菜需要仔细拣选。买的时候需要留意,青椒选薄皮的,茄子要那种细长的,容易入味。不可少的是蒜,先下油锅爆香,调料仅一撮盐,起锅时加少许糖,如果想要滋味浓郁,可以在爆蒜的同时加郫县豆瓣酱或蒜蓉辣椒酱。小时候用来下饭的茄子,如今成了配啤酒的小菜。至于另一道凉拌辣椒茄子,我试过用烤箱烤青椒,用平底锅烤茄子,比起火上烤的,还是多了些水汽,少了些滋味。

菜场除了胖紫茄和细长紫茄,还有浅青色的茄子。初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品种,直到在崇明餐馆吃到青茄子白扁豆,才知道它有种清新的香气,很妙。

一直被我嫌弃的胖大难以入味的紫茄,也有它的妙处。在西昌吃烧烤,几乎每桌都少不了点一份烤茄子。就那么整只茄子搁在铁板上,等它逐渐变软。我和朋友不时心急地问服务员,茄子好了吗。服务员脚步不停,大声说“还不行”。一来二去,差不多二十多分钟后,茄子上出现塌陷。就在我们忘了确认的当口,服务员不知从哪里蹿出来,用筷子利落地将茄子一划为二,那动作让人想起剑客的招式,熟练又漫不经心。他往茄子上浇了一小碗调料汁,又打了一个蛋,说:“可以吃了!”

说来也怪,一只大茄子,如果炒了吃,嫌多,这样烤出来,几口就没了。我对朋友说:“早知道烤两只!”

我父亲刘少芳,1922年出生在湖北黄冈大别山中的一户贫穷人家,到今年11月就是百岁老人了,他离休前在上海广电局(现文旅局)工作。前不久他在“2021感动上海年度人物”中获得了“光荣之师——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群体”的荣誉。

去年我去湖北老家,特地到黄冈下辖的麻城和红安两地,除了参观李先念故居和黄麻起义纪念馆外,主要去红安七里坪探访我父亲在85年前踏上革命征程的故乡。七里坪,位于红安北部,地处湖北与河南交界地区,为大别山南麓。“籍籍无名的七里坪,因为一次黄麻暴动,走出143位共和国将军和省部级高级干部,据不完全统计,七里坪当时总计有8万多人,其中一半人参加了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有3.9万人在战争中牺牲,成为家家有烈士、村村有将军的天下第一坪”。七里坪也是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现在的七里坪已经成为国家红色传统教育基地。我从古旧石砌的“长胜街”门头进入,走在长长的“杨殷街”,脚下铺设的石板路、沿街修旧的砖瓦木屋,处处遗留着历史的印痕。我们看着“七里坪工会”“列宁市经济公社”“苏维埃合作饭堂”以及“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听着讲解员的介绍,仿佛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更加全面了解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创建和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史……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我从父亲写的回忆录《从大山里走出的战士》中得知,我爷爷去世很早,奶奶拖着我和父亲和叔叔生活艰辛。为了生计不得已再嫁,但对方只准带一个小的,叔叔年少,奶奶只得带上,留下我父亲一人在老家,靠讨饭、打零工度日,饥寒交迫、孤苦伶仃。1937年,红军早已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当时红四方面军大部队转战至陕北,红28军高敬亭部在大别山脉一带坚持游击活动,当地老百姓都把红军当作自家人。一天,红军便衣队长刘洪顺(革命烈士)途经奶奶住处,知道了父亲生活艰辛,就对奶奶讲,我介绍少芳参加红军吧。奶奶慎重考虑后表示同意,第二天就叫人把父亲找下山来,父亲听了很是高兴。当晚奶奶把父亲的双脚抱在胸口捂着,一边流泪一边与父亲说,到了部队要听话,不要任性,做一个有用的人……母子俩就这样挨着诉说了一夜。过了几日,按照红军联络员的约定,当地有11名青少年深夜集合,一起向七里坪出发。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一名青年的父母知道儿子去当兵,舍不得,追着喊着,寒冬腊月,儿子与大伙一起蹚过带冰碴的河水,义无反顾向前方跑去,可见参加革命的决心。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的搜索盘查,大家翻山越岭,不走大路,忍着饥饿,秘密绕道行走了两天,一路奔波,终于到达了红军驻地——红安七里坪。见到大部队,大家既兴奋又激动,也第一次吃到了油水厚的饭菜。休息后的第二天,参军的11位青年被分配到各部队。

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合作,南方各省的红军已整编为新四军,我父亲被分到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特务营营部当小鬼,当我父亲接过发下的棉军装,看着帽子上青天白日帽徽,不禁犯嘀咕,我们不是后来参加红军的吗,怎么发国民党军服?营首长看到后开导父亲,现在是全国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一起打日本鬼子。父亲当时虽还不太明白,但参加革命打鬼子是坚定不移的。就这样,父亲随红军经七里坪改编新四军东进抗日,从此踏上了革命征程!



一块纤维板的后房间做试卷。人睡前的营养品,是一杯麦乳精。

1978年的高考语文卷,主要考基础知识,作文是缩写。好多猜作文题的考生都翻了车。我没有押题,但缩写是我当年最不擅长的。大约过了一周,又参加了中专技校考试。

高考成绩单寄到学校,我以379.5分名列全校第二,进了上海纺织工学院(1980年,母校恢复了“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校名)。大学四年,最令我受益的,是阶梯教室里求知若渴的学习气氛,是图书馆里抢读文学期刊的劲头,是小教室里独自饕餮世界名著的安宁……

40年过去,被目为只能“考考文科”的我,仍然从事着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在此,我想告诉孩子们,如果,决定职业生涯的时节,你还太年轻,不懂得坚持,不善于选择,也不要紧。只要树立了正确的三观,学会了自学的方法,学什么与干哪行,不一定是矛盾的。当今之世,学习与进步,永无止境。

十日谈

那年,我参加高考

责编:吴南瑶

它曾是我的梦想。明日请看本栏。